

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④
周駿富輯

皇明輔世編 (二)

(明)唐鶴徵編纂
(明)陳睿謨評

明文書局印行

皇明輔世編卷之四

明太常毗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睿謨評梓

楊文忠廷和

楊廷和字介夫其先世爲廬陵人元末避歐祥之亂徙楚麻城再避紅軍亂乃入蜀爲新都人其父春成化己丑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四歲知聲律七歲日誦書數卷辛卯年十二舉于鄉壬辰會試下第入國學監丞眉山黃明奇其才許妻焉成化戊戌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黃明督學雲南廷和請假往娶鎮守太監

李瓚陞修撰修

憲宗是錄丘濬爲副總裁廷和以纂修兼較正

官序大事及名臣章奏悉以屬廷和草成不易一字歟曰良史才
趙辛亥書成陞侍讀壬子克經筵講官乙卯皇太子出閣御史
郭紉奏選正人端國本首薦廷和與茹蘇王鑒等七人廷和遷左
春坊左中允戊午主試順天己未四月丁母葉孺人憂詔賜馳驛
辛酉服闋冬北上復舊職壬午三月大明會典成當遷官吏部擬
左春坊大學士上令中使至內閣問曰所擬廷和官豈誤耶閣
臣李賢對曰其人資望兩隆且東宮侍講啓沃有年纂述之功亦
異流輩特擬此官酬之非誤也中使以聞上曰朕亦久知其人
豈吝此官乎旨下士林驚喜蓋是官輔臣居內閣之衝不設者五
十餘年矣未幾爲日講官一日上御膳罷卽以御前饌頒賜宸

翰親署器封時謂有貞觀慶曆之風焉六月上命大學士劉從
季東陽謝遷編纂通鑑綱目節要廷和爲纂修官潤色論斷多出
其手乙丑春主會試五月孝宗賓天武宗登極七月陞詹事
府少詹事丙寅正德改元爲講官十月修孝宗寔錄廷和爲副
總裁丁卯陞詹事入內閣知誥勅時劉健謝遷去位姦璫劉瑾用
事廷和侍講筵惓惓以遠小人戒遊逸爲言左右譏之又有陰結
近侍者阻之遂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命下數日卽行瑾使驛者
伺之反報云楊勅無怨乃止五月陞戶部尚書八月二十八日
上退朝思廷和問曰楊學士何不在瑾對曰今爲南京戶部尚
書上曰楊廷和已入東閣與戶部章翰林官耶明日有詔勅取

廷和因閣辦事馳驛來京。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往時劉仲質等以尚書任之。然不典機密。其後李賢、王文繼以尚書都御史在景泰天順間。階品高。任事與仲質時大異。說者以爲故事尚書不入閣。故也。時逆瑾每摺據人細故。輒成大獄。廷和隨事掄正之。雲南夷奏蒙化土官不法事。瑾欲差人械繫來京。廷和曰：「荒服遠夷。易于生變。土官世祿相傳已久。拘繫未必得。徒損威重。急之或逃避山澤。或賊害詔使。患將奈何？」況貪淫暴虐。土官之常。但不爲亂足矣。于是止。令鎮巡官勸報。未幾分守金齒太監張辰以恭政激變。地方幾罹害。人咸服廷和料事之明。戊辰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己巳春。大明會典成。道瑾怒其功不自己出。乃矯詔撻數總裁及

纂修官廷和輩修二敕十月癸未定錄成復修如故旋授光祿大夫柱國庚午二月改吏部兼武英殿大學士四月慶陽有安化之變以誅瑾爲名廷和謂李東陽曰宜請頒黃榜開諭寧夏之人及慶府宗室或阻之曰黃河之舟盡爲寘鐫驅去卽有榜誰與傳之廷和曰此事夏人不與者十八九苦爲寘鐫所脅無以慰之得無爲寘鐫樹黨耶亟請于上而行之寧夏人大悅時已用楊英鎮守寧夏又擬用仇鉞爲副將尋聞仇鉞還寧夏朝廷疑鉞已從寘鐫欲追鉞勅廷和曰鉞素稱謀勇安知非故入爲內應以待外兵之至耶我故疑之彼何以爲計使其果與寘鐫合何假于勅追奪之徒堅其志耳悔而改圖朝廷用之豈不幡然思奮不然亦使寘鐫

自生嫌疑以爲賣已而自誅之耶。未幾鉞果擒吳鑑以效焉。九月叙績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詹子恒爲中書舍人。五年八月劉瑾旣收下獄。內外多所連逮。被逮者輒封其門。差出官較相望于道。越三日。諸司禮同至閣中。廷和言逆瑾亂政。挾天子之權。所謂狐假虎威。天下誰不畏之。況諸監局官同在禁內朝夕相保。安得不曲意事之。若槩以爲交通。恐人人自危。肘腋之間。不可不慮。果有顯惡罪著者。下法司鞫問。明正其罪。而後籍其家。安能逃乎。又言首惡旣除。附麗之徒。去其太甚者。可耳。諸司禮皆曰。先生之言是也。自是封門者少。人心稍安。又數日。散木官王奉持二軸來。令寫勅。乃奉府兩郡王壽劉瑾詩也。皆泥金書。稱瑾連用。

兩公字

上意謂以天潢枝葉卑誦如此勅宜重加切責李東陽

曰且回至門上卽時有稿進呈廷和語東陽曰須熟思之此勅一

下宗室疑懼者多矣因邀王復坐廷和曰劉瑾專政各處宗室或

請名請婚請封或請祿米誰不有求于瑾此軸祇據搜出者朝廷

覽之以爲天潢之派而稱瑾如此是誠可罪但其初意不過媚瑾

以干恩澤耳當其時瑾爲司禮掌印所媚者太監也今反賊也以

宗室與反賊交通彼一念及或將自裁豈不傷天下宗室之心昔

漢光武尚欲安王郎反側之黨今聖明傾欲動天下宗室之心

耶王曰然則將如何曰焚之以滅其迹不獨此耳凡瑾私宅搜出

問遺私書之類當一切焚之以釋羣疑以安人心王曰果如此便

揭帖進乃先將二軸去因進揭帖事竟不行辛未春北畿流賊
劉六劉七齊彥明陷郡邑殺良民諸將莫能禦朝議起馬中錫爲
總制廷和曰馬文士也豈堪是任乎衆違其議用之竟債事叅將
桑玉領大軍追劉七于鄉村七窘甚將自經于民舍其黨止之曰
賂或可免乃投金樓下桑受而縱之中外咸知其事莫肯任怨發
之廷和言于朝下中錫于獄斬桑玉以陸完代之軍威大振旣而
趙風子邢老虎劉三羣賊復起南北衆數十萬官軍屢敗廷和意
用邊軍勦之衆意未協翰林學士陳霽泰記于廷和曰內地腹心
邊同四肢用四肢以驅心腹之疾何不可廷和行其言而以彭澤
爲總制豹房義子多與賊通有通事王永者得幸左右中秋日潛

引齊彥明見。上于豹房事發下永獄杖殺之。義子黨訴于上。將罪原問主事張元電。廷和曰。刑官知有大明律耳。事得解。壬申盜平。仍廢子爲錦衣衛世襲千戶。廷和力辭不允。三辭。上令兵吏二部會勘。以聞。得旨改。廢六品文職。又辭。上鑒其誠切。許之。祭酉繼母喻氏卒。廷和請假治喪。上命禮部諭祭二壇。工部遣官治塋域。不俟奏請異數也。是歲四川賊鄆本。怨廖麻子作亂。彭澤總制征之。將行。請授方略。廷和曰。君才平賊無難。但忌班師蚤耳。彭問故。廷和曰。往時福建鄆懋七。湖廣劉千斤。二賊授首。餘黨復作。以班師太蚤故。彭至逾年而賊平。會變起西夏。朝廷復命彭以往。至漢中。內江胡小二等作亂。彭嘆曰。楊公真聖人也。甲戌正

月。朝。清宮災。廷和請。上素衣御左角門。下詔罪已。令諸司直言
時政。上納其言。廷和卽疏言。皇上嗣登大寶。十年于茲。適來
災變迭見。水旱頻仍。盜賊縱橫。夷虜侵擾。五星失度。千里飛蝗。隕
雪雨雹。非時地震。天鳴相繼。軍民苦困。帑藏空虛。今乃復有此變。
聖明何以致之。罪在臣等。願賜榮免。尤望念。皇天付托之重。
祖宗創造之艱。生民仰戴之切。蚤朝晏罷。深居簡出。視九廟之
祭。崇兩宮之養。勤日講之御。復面奏之規。開言路。通下情。還邊兵。
革禁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以惜民力。減織造以節民財。任正
直忠良。親老成持重。庶人心感悅。天意可回。上深悔悟。而義子
輩諛言蠱惑。意乃懈。是月寧藩陰結近習。獻燈于內。又欲遣人張

設延和語文書房官云王府無張燈之例禁內非擅入之所恐有
姦謀不可不防尋復請護衛廷和復諫止謂伊祖以謀逆而革劉
瑾後之方革豈可又從其請費宏亦極言之時寧府厚賂諸權要
錢寧輩主之旨竟從中出焉乙亥正月父春卒于家計聞上
意留用令部查議廷和卽疏言該部自能據禮奏復聖明必能
以禮處臣但憑棺之情遠繫萬里奔喪之念切在一朝用是不候
吏部查奏輒敢以情上瀆乞俯察愚衷使得盡慎終之禮得旨
留用甚切次日 上特遣內官宣諭廷和再疏陳情 朝廷猶不
允廷和又疏言臣爲先臣長子理當主祭送終人子大事少缺不
可復補且臣形神俱喪心志荒迷萬一臨事眩惑是國家兩負忠

孝俱失矣始奉 旨給葬葬後葬畢卽來供職卿弟廷儀也着馳
驛去遣行人呂緯送歸旣歸 上每臨朝對左右言何如楊先生
有主張八月遣少監蔡用賓奉璽書宣諭并勅四川鎮巡等官敦
促上道廷和疏辭謝云啓行兩月詔旨卽下到家三月勅使又臨
枕塊而承自天之恩越縞以拜如綸之命慈闕之情雖切防咎之
痛方深况人生大倫君父最重輔臣舉措風化所關親喪不能自
盡不可以爲子禮義一或有愆不可以範俗若以庸劣之才藉故
事爲口實當太平之世襲金革之變禮已自內愧人其謂何 上
令守使勅取速來廷和又疏言三年之愛人子至情三年之喪古
人中制羸軀難馳道路毀杖有覲班行徒戾禮經無補風化 上

始從所請，廷和乃得終喪。國朝相臣得終喪者，廷和始云。丁丑六月，服闋，朝廷先期遣行人劉翀至蜀，以服闋之明日同鎮巡三司府縣官詣家宣璽書，廷和懼盛滿，且時事難爲，堅不欲起。詔使有司鎮巡同促就道，不獲已。於八月三日發新都，至東河驛，復欲辭疾。陝西常道請曰：「近聞聖駕出居庸關，人情皇皇，公不圖輯寧以報國乎？」舟進潞州，上在邊聞之，甚喜，遣內侍賜寶鑑、羊酒。十月入閣，疏謝，且請回鑾，不報。十二月與蔣冕至居庸，請駕有旨止之。時北巡將歸，先遣人諭內閣及府部各爲旗帳奉迎。錢寧來逼廷和首倡，寧肩國姓，擅威權，通刺往來，稱皇庶子，其言人無敢難者。廷和曰：「旌常在國，銘功臣耳。旗帳施親舊里俗也，尊君如天，敢

有褻瀆乎威武大將軍是何名號。上復遣所幸通政使張龍來。朝廷說聞。老不肯作旗帳。豈忘朝廷使命之勤恤與之重乎。今乃執拗。問他懼否。廷和曰。雷電之下。敢不震懼。但不敢以非體事。君爲報耳。戊寅正月。駕回。候迎皆不用帳。上亦不謂忤也。廷和以道不合。謝病乞休。不允。二月。會太皇太后之喪。義不容不出。然臨畢。但候于朝房。不復至閣題銘旌。上議謚冊。俱不與。有旨命題主。亦以疾辭。再疏言。臣復任四月。在告六旬。師保具瞻。豈素餐之地。樞機車任。非養病之官。上不允。山陵畢。上還天壽山。七月。召文武百官集左順門。較尉十數輩至。廷和家閉門不納而去。久之。乃知前百官以將復北征之意。命內閣卽門上寫威武大將軍勅。